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稀見叢書匯刊

新見叢書

黃秀文 吳平◎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黃秀文 吳平◎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2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稀

見

叢

書

匯

刊



第二十二冊目錄

《高梅亭讀書叢鈔·唐宋八家鈔》	一
老泉文	十五
東坡文上	九五
東坡文下	一六五
穎濱文	三三五
南豐文	三七一
臨川文	四二九
《高梅亭讀書叢鈔·歸餘鈔》卷首至卷一	四七五

唐宋八家鈔卷六目錄



老泉文

春秋論

管仲論

六國論

辨姦論

諫論上

審勢

審敵

上歐陽內翰書

上田樞密書

送石昌言為北使引

蘇氏族譜引

蘇氏族譜序記

張益州畫像記

木假山記

名二子說

計文十五篇

東坡文上

上神宗皇帝書

乞校正陸贄奏議劄子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到黃州謝表

謝量移汝州表

乞常州居住表

到昌化軍謝表

計文七篇

宋蘇老泉四

老泉名洵字明允。蜀之眉州人。

今四川眉州

其先趙郡樂城人。

今直隸樂城縣

唐蘇味道被謫刺眉。卒於官。一子留於蜀。此蘇氏所自始也。有二兄曰澹曰渙。皆以文學成進士。而公少獨不喜學。已壯猶不知書。年二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為文辭。歲餘舉進士。不中。舉茂材異等。又不中。因細取古人之文讀之。始覺其用意出言與已大異。歎曰。此不足為吾學也。取素所為文數百篇悉焚之。乃大究六經百家之旨。絕筆不為文辭者六七年。得其精粹。涵畜充溢。抑而不發。學以大成。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至和嘉

祐間偕二子軾轍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永叔上其著書二十二篇于朝。除試秘書省校書郎。二子皆舉進士。一時士夫人爭傳之。皆效其文以為師法。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以其父子兄弟俱以文學知名。故于子瞻號為大蘇。于子由號為小蘇。于公號為老蘇。以別之。蘇氏文章雖各有所長。然大抵刑名縱橫之學。得自國策。而開于老泉。此其家學淵源。不可沒已。公六經論看聖人。全以術欺天下。與柳州論封建。以私意窺聖人。皆駁而不醇。前人嘗非之。所著權書衡論幾策等篇。規時指事。多權術雜霸之說。蘇氏不得為純儒。以此而儲在陸。以為有道無術。則道不行。公益

以蘇張之術。以濟孟韓之道。豈篤論與。然其議論上下古今。筆力
馳驟風雨。於文章中。實有不可漸滅之氣。南豐曾氏嘗贊其文曰。
侈能約之。盡遠能引之。近煩能不亂。肆能不流。若決江河而下。若
引星辰而上。嗚呼。傾倒至矣。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為
鄴州文安縣今直隸縣主簿。與陳州項城令姚闢同修禮書。為太常因
草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而公以疾卒。時年五十八。特贈光祿
寺丞。宋史列之文苑傳。事跡不甚著。茲從歐陽文忠公墓誌中。擇其節
畧敘之。

--	--	--	--

宋蘇東坡五

公名軾字子瞻。明允長子也。仁宗嘉祐二年。蒙知於廬陵歐陽公。登進士科。歐陽嘗語梅聖俞曰。吾當讓此人出一頭地。英宗初。從鳳翔府判官入判登聞鼓院。英宗自藩邸聞其名。欲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琦曰。軾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今驟用之。天下士未必以為然。適足累之也。帝已得直史館。公聞之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矣。神宗時。王安石欲變科舉之法。公上議以為不可。帝悟曰。吾固疑此。得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見。對政令得失。甚稱帝意。安石不悅。命權開封府推官。將因以

事公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時安石創行新法。公上言極論不便。洋洋數千言。雖賈太傅之痛哭。陸宣公之愷切。不是過也。安石常稱神宗獨斷。專任公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符堅伐晉。以獨斷而敗。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亡。事同功異。為問安石。滋怒。使御史謝景溫彈奏。誣以事窮治。無所得。公請外。通判杭州。徙密州。徐州。又徙湖州。上表以謝。以事不便民者。托詩以諷。中丞李定。御史舒亶。摘其語。以為侮慢。因論自熙寧來。作為文章。訕怨君父。誹謗時事。逮軾赴臺獄。鍛鍊久之。且多引名士。欲置之死。曹太后聞之。謂帝曰。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為

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之乎。摺至于詩。其過微矣。帝從之。王珪復舉誅檜詩曰。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蜃龍知。以為不臣。帝曰。彼自誅檜爾。何預朕事。貶為黃州團練使。噫。小人之中善類也。甚哉。非太后與帝之明。蓋幾不能自全矣。居黃二年。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築室于東坡。因自號東坡居士。帝欲召還。命成國史宰相王珪不欲。帝手札移公汝州。未至上。書極言饑寒有田在常。願得居之。帝允其請。哲宗立。復朝奉郎。知登州。召為禮部郎中。遷中書舍人。尋除翰林學士。兼侍讀。十月之間。三遷清要。每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反覆開導。帝輒

首肯之。嘗宿禁中。召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年為何官。曰。臣為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為何官。曰。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公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耳。公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帝亦泣。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公謹言正論。為當軸者所恨。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杭州。時杭大旱。饑疫並作。公請于朝。免上供米三之一。災政累累全活甚衆。浚西湖以溉民田。築長堤以通行。人植芙蓉楊柳于旁。望之如畫圖。杭人名為蘇公堤。置畫像作生。

祠何公之善文章。又長吏事也。在杭二年。復召為翰林。數月。以讒出知潁州。旋徙揚州。未一年。召為兵部尚書。兼侍讀。遷禮部尚書。紹聖初。御史論公掌內外制日所作詞命。譏斥先朝。黜知英州。未至。貶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無所帶芥。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也。懸海外。多烟瘴。水土惡毒。藥餌無有。初就官屋。以居。有司以為不可。遂買地築室。獨於幼子過處。著書以為樂。若將終身。志林論古十三首。謂之海外文字是也。徽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徙永州。逢三大赦。還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建中靖國元年卒。於常州。年六十六。公文章氣節。炳耀千古。然不善程正叔。至目之。

為奸何君子與君子若冰炭之不相入也亦大可異已公在翰林時多以語言文字規切時政畢仲游嘗貽書戒之曰官非諫臣職非御史危身觸諱以游其間殆猶抱石而拯溺也公不能從以故難進易退小伸大屈卒以齟齬終公嘗於謝表云雖知難每以為戒而臨事不能自回蓋其剛直奇磊之概秉于性者然與嗣高宗愛其文讀之終日忘倦謂為文章之宗親製集贊崇贈太師謚曰文忠或曰文忠乃舊謚而贊集乃孝宗製也贊曰維古於文言必已出綴辭輯句文之蠹賊手扶雲漢幹造化機氣高天下乃克為之猗嗟若人冠冕百代忠言讜論不顧身害凜凜大節見於立朝

放浪嶺海。侶於漁樵。歲晚歸來。其文益偉。波瀾老成。無所附麗。昭
晰無疑。優游有餘。跨唐越漢。自我師模。賈馬豪奇。韓柳雅健。前哲
典型未足。多羨敬想。高風恨不同時。捲卷三嘆。播以聲詩。

宋史論曰。蘇軾自為童子時。士有傳石介慶歷聖德詩至蜀中者。
軾歷舉詩中所言韓富杜范諸賢。以問其師。師怪而語之。則曰。正
欲識是諸人耳。蓋已有頡頏當世賢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
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於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詞科。入掌書命。出
典方州。器識之閎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明。四者
皆能以特立之志為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

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為。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為也。仁宗初讀軾轍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矣。神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為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軾。而軾卒不得大用。一歐陽修先識之。其名遂與之齊。豈非軾之所長。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嗚呼。軾不得相。又豈非幸歟。或謂軾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雖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為。尚得為軾哉。